



■为见战友一面，不惜骑自行车从大连骑到盘锦，连续骑行12个小时；

■战友临走之前的那声“大哥”，他感觉足有千斤重；

■20多年的陪伴，母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；

工会主席杨得永不忘战友情

26年替战友当儿子

□本报记者 杨琳琳
通讯员 单明光 文/摄



一名战士送的月季花



□张语桐 供图 杨琳琳 整理

我是煤矿文工团的一名演员。一场场演出结束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一共演出了多少场，但是演出中与观众出现的小插曲，我都记忆犹新。尽管记不清准确的演出时间了，但那朵月季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那次，我随团到北京的一个部队进行慰问演出。我一口为战士们演唱了《为了谁》、《父老乡亲》等好几首歌曲。演出结束后，一名小战士跑到后台，找到我，把一朵月季花交到了我的手中。

我边接过花边说：“你从哪弄来的花呢？”小战士说：“在院子里的月季花坛摘的。”看着这枝没有刺的月季花心中又是一阵感动，被小战士那种真诚感动。演出那么多次，收过无数朵鲜花，但这枝月季花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珍贵的花。

再过两个月杨得永就整整50周岁了，岁月的雕刻刀已经在杨得永的额头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，而当年的战友情也被时光打磨的越发光亮。

现在杨得永是通州区梨园镇刘老公庄村联合工会工会主席。他的战友情要从1984年说起，从杨得永参军的日子开始。
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

1984年11月，杨得永和王亚军一起离开了家乡——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，踏上了参军的路。也许是彼此之间有几分缘分，新兵连训练时，他们是上下铺的兄弟。“当时，我19岁，比亚军大两岁，所以个头也比他高半头。”杨得永说，“平时我们总是相互照应，亚军喊我‘大哥’。”

新兵连的日子很快结束了，杨得永被留到了市里，而王亚军则被分到了盘锦市的一个农场。“那时候部队有养猪的、有养鸡的、农场之类的地方，当时亚军就被分到了盘锦市下面一个村庄的农场里，负责插水稻，条件比我艰苦。”杨得永回想着那时的情景。

同乡的战友已经分开很久了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杨得永就开始计划着去看看兄弟。

请假后第二天，一早杨得永带上写着王亚军的纸条就出发了。“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，我找人借了一辆自行车，一路骑了过去。从大连到旅顺将近上百公里，但是那时候年轻什么也不在乎。”杨得永说起和王亚军在一起的时光心情明显好了很多，不像开始那样沉闷，“借的自行车没有闸，我都是把脚当闸使，基本上是一路趟过来的。”

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，杨得永终于到了盘锦。“咱第一次来盘锦，不知道有两个陈家村，结果跑到另一个陈家村了，于是又赶紧骑上车子，一

点不敢耽误时间。”当杨得永到王亚军所在的陈家村时，天已经黑了，“等了好久终于遇见一个村民，我赶紧问‘老乡这附近有驻军吗？’村民还挺热心说‘有，在山上，我领你上去吧。’于是我就跟着他上去了。”

俗话说“好事多磨”。杨得永到了山上才知道，王亚军并不在山上，山脚下还有一个部队。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，杨得永就在山上住了一晚。一直到第二天，杨得永和王亚军这对曾经上下铺的兄弟才见着面。“一路用脚当闸使，我的那双棕色的大头鞋都踢烂了。”说完杨得永呵呵地笑了。

“说实话，我们家兄弟姐妹七个，我是最小的，我真把亚军当我的亲兄弟，过足了当哥哥的瘾。”

兄弟临走时喊了一声“大哥”

一转眼几年过去了，杨得永和王亚军即将退伍还乡了。“光荣退伍”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、自豪的事情。然而，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——王亚军被查出了“慢性肾功能衰竭”的疾病，一时之间王亚军的家人和战友都懵了，“我们都不相信是真的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肾出现问题。”此时的杨得永平静地说道，然后自己点上一支烟，“吧嗒”“吧嗒”的猛抽了起来。

王亚军很快被送进旅顺406医院。当时已经复员回京的杨得永正好由于档案的问题回到了大连，一得知王亚军住院的消息，就立刻赶往医院。几天后，杨得永又陪着王亚军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，住进了北京医院。

“我回家没几天，工作刚刚确定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，他就走了。”杨得永边抽着烟边说，一会儿功夫他已经抽了三根烟，办公室里也已经是烟雾缭绕了。“亚军走后，当时负责亚军的护士告诉我说，亚军走之前最后喊了一声大哥……”

尽管杨得永不知道王亚军到底想说些什么，但杨得永知道兄弟放心不下什么。

杨得永有四个爸妈

“亚军是家里的老二，上面只有一个姐姐，真不知道老两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？”这也是杨得永担心的。

王亚军刚去世的时候，尽管杨得永有心看望王亚军的父母，但是杨得永却不敢轻易上门。因为看到杨得永，总会唤起大婶心痛的记忆；因为他也无法回答大婶“为什么你们都回来了，我儿子却回不来了”的质问……

杨得永纠结着，痛苦着。只要一喝醉，亚军的事就在脑子里放电影。这次杨得永又喝醉了，在老婆面前耍酒疯，“当时我又哭又闹，媳妇安慰说‘过年过节时候去看看叔叔婶婶吧’，算是从那开始的吧。”

人生尽管有些不如意，但生活仍在继续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今日的岁月早已冲淡了昨日的伤痛。

每次来，吃的、喝的杨得永都是带一大堆，还会抢着帮老两口干家务活。记得一次，杨得永听说海鱼比较好吃，就给老两口买了一条，“老两口一吃觉得还挺好吃，但是当知道这鱼一斤要30多块钱时，老太太又嫌贵了，说‘这鱼腥味儿太大。’”杨得永就像说自己亲爸妈一样，眼睛里充满了无限亲情。此时的杨得永脸上表情舒缓了许多，说话语气也不一样了。

“现在，我要是隔三差五不去老两口就该打电话了，要是做了豆包、酱牛肉之类好吃的也一准叫我。去年春天，老爷子还专门骑着车给我送香椿芽呢。”

当杨得永看到自己和老两口的合影照片母亲脸上的微笑的时候，杨得永怔怔地说：“亚军走后，老太太脸上好多年没有笑脸了。其实，我啥也不为，只为母亲脸上的微笑。”



一张照片两代幸福

□何芳芳 供图 杨琳琳 整理

看了这张照片，很多人都觉得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家庭聚餐的照片，但这张照片的内容就在于一张照片中有两代人都被评为“五好家庭”。

站在后排最右边的就是我，现在在方庄居委会工作，我们家从我爷爷奶奶那代开始就被评上了五好家庭。我母亲还是一位劳模，这些都是激励我的动力。

我的父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到了基层，受到了很大打击。但是父亲却很能坚持，把农活当成一种锻炼，而平时还会写书法来陶冶一下情操，最终熬过最黑暗的一段时光。

那时母亲的不离不弃，也感动着我。那年头很多妻子因为受不了一些罪名，或者承受不了沉重的生活而选择了离婚，但是我母亲没有，父亲被下放的日子，母亲很坚强，一点也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，她就认定我父亲了，这一直影响着我。